

第二十一章 大潮汹汹

乐至华的释放并没有使容定放弃追究虹口巡捕房对乐至华非法刑求的责任。经过诊所在北四川路39号的爱尔兰医生柯施太福 (Stafford Cox) 的仔细验伤，乐至华的右腿将因伤致终身残废。容定确信这是一件严重的警方渎责罪，应对此负责的不光有虹口分区巡捕房，还有上级监管机构公共租界工部局。于是，容定为张翰林拟定了一个为乐至华讨还公道的大计策。

容定所在的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是工部局长期聘用的法律顾问，出于避嫌，容定不宜担任控方律师状告工部局。破解的方法是，请张翰林出面聘用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长期竞争对手高华托 (Goldwater) 律师事务所担任控方律师，状告工部局和巡捕房严重失责造成乐至华受刑至残。容定作为证人，出席会审公廨对此案的每一次开庭。

同时，容定放大运用在虹口巡捕房启发媒体施压的方法，请张翰林向乐至华的同乡人数庞大的旅沪宁波同乡会求援，通过商埠印书馆印发申诉乐至华案情的《冤单》，向全社会鸣冤，形成舆论压力，使工部局和会审公廨不得不重视这件案子。最后，经过多次开庭，终于获得对受害者乐至华有利的判决：

涉事的英日籍警官，包括巡官考克立和副巡长山口等，开除警籍、押解回国。涉事的华籍包探，包括安探长，驱离虹口巡捕房。工部局赔偿乐至华1000银元作为疗伤养老的费用。

就这样，一场发生在“日租界”、引发公共租界华人愤慨的刑求事件，由公共租界当局承担责任，付出赔偿平息下来。但是东瀛传来的体罚文化并没有收敛，却是更广泛地在公共租界重演，搅起更大的浪潮。见证这场更大浪潮的人，恰是那个因涉事乐至华案被虹

口巡捕房驱离的华人安探长。

安探长离开虹口巡捕房後，在老闸捕巡捕房找到了一份降职降薪的工作。从此人们不再叫他“安探长”，而是“安包探”。

跟当年在虹口巡捕房里每天免费享受高级警官食堂的高档消费相比，以後安包探每天都去消费的地方是贵州路和南京路交汇处的一家小面馆。这间面馆离贵州路老闸捕巡捕房只有200米之遥，坐在临街的窗口桌旁能清楚看到老闸捕巡捕房那栋威风凛凛的四层暗红色砖瓦大楼。

一年半后（1925年）的5月30日中午，安包探来到这家面馆，在他每来必坐的那张临街靠窗的白木桌边坐下。鉴于缩水的钱包，安包探到这家面馆来消费，最经常的吃法是点一壶酒配一碗“过浇面”。何谓“过浇面”？就是面浇头不是浇在面上，而是另外盛在碗里，先作为下酒菜，等酒喝完，将吃剩的浇头再浇在面底子上，和面一起下肚。

但是，他这天的消费比平时奢华，除了一壶酒配一碗“过浇面”，另外点了一碟下酒的什锦拼盘，因为这天他上这里是有公干，费用可以向老闸捕房报销。

安包探一边给自己斟酒，一边不时探望街上过往的车流人群。这里是公共租界最热闹的地段，黄包车、马车、汽车、有轨电车以乱中有序的不同速度和方向移动，并以不同的音量发出鸣叫，透过这股立体洪流的隙缝，能看到对街商店的彩色招牌和陈设商品的玻璃橱窗，在春末夏初的太阳下争奇斗辉。

安包探到这家面馆执行的公干是监视老闸捕巡捕房附近的治安环境，因为这些天来一股针对巡捕房的敌意正在租界民间弥漫发酵。

事情的起源是三个月前在杨树浦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八厂的锅炉房里，做晚班的工人在锅炉後面发现一条裹草蓆的长圆形物体，打开草蓆发现是一具脊背、前脑勺都被铁器砸碎的尸体，经辨认死者是本厂一名8岁的童工。由于该厂的日本监工素有持铁棍殴打工人的劣迹，全厂华人工人认定是日本监工行凶杀人，于是全厂罢工，後经上海华人

总商会出面调停，以“内外棉株式会社”资方承诺不再体罚工人了事。不料两个月後，远隔千里的青岛日商大康纱厂发生类似的要求改善工人待遇的罢工，向全国散发《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引起包括“内外棉株式会社”在内的上海22家厂的工人发起同情大罢工，上海华人总商会再次出面调停，但是“内外棉株式会社”日商资方却将罢工工人开除，然后又开枪打死为开除工人同日本资方办交涉的一名工人代表，并且将其余七名工人代表以破坏厂房设备嫌疑犯的名义，抓进老闸捕巡捕房候审。

各种报导跨越纱厂行业，如决堤洪水向租界各界漫捲而来。这些报导清晰地表明通过日本资方和罢工工人之间的谈判已无法使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和尊严，这种谈判、拘捕、再谈判、再拘捕的循环，使盼望一切能和平解决的好心人一天天地丧失信心。伴随报导的洪水而来的还有更加动摇人心的谣言飓风：听说有人要去“日租界”绑架日本儿童作人质，换取日商资方在谈判桌上让步；听说有人看到日本海军陆战队深夜在吴淞口登陆，正在准备向杨树浦进发。所有的谣言着激怒还在上班的工人、职员。。。

“把工具扔了！。。。熄掉炉火！。。。不干了！。。。上街去！”

焦躁不安、期待求变、发泄愤怒的情绪从一个车间传到另一个车间，从一家厂传到另一家厂，从一个行业扩散到另一个行业，从打工者扩散到商人，从谋生者扩散到学生。。。处处火星等待一个惊雷、一片闪电将它们融为发出刺眼光芒的火焰。

下午二点半开始，南京路和贵州路的拐弯处出现了成群以服装很容易辩明他们职业的人们。穿蓝色衣服的是机械工，穿白色衣服的是纺织工，穿灰色衣服的是建筑工，穿绿色衣服的是邮局职工，戴白色帽子的是旅馆厨工。他们走得很慢，没有笑容，也没有互相交谈，有的偶然停下脚，点燃一枝烟，马上重归同伴的行列，凝重的目光都朝向老闸捕巡捕房的四层大楼。他们越聚越多，挡住了来往的有轨电车，使有轨电车在这一大群人的後面排起长龙。

这群人的出现引起过路人的驻脚观望，沿街的商业或住户家家都有人伸出脸，用打

探的神情互相交换眼色，直到他们的视线被街上更多的人群挡住。

一家皮鞋店门口，站着一位看热闹的时髦老板娘，她向过路人打听：

“这群人聚在这里做啥？”

“要出事了！”一个穿西装的洋行职员模样的过路人回答。

“出啥事体？”

“依看，开始了！”洋行职员指的是几个穿长衫的青年学生突然出现在人群里，他们手里举着抗争横幅，人群显然早有准备，齐刷刷地让开一条路，让青年学生排到人群的最前面，然后跟着青年学生，以明显加快的步伐，涌向老闸捕巡捕房。他们的默不出声，感染了过路人，整条街瞬间安静下来，只听到几千双脚的步伐声。

安包探早已离开小面馆，装成一个好奇心特重的过路人模样，站在离老闸捕巡捕房20米的地方，倚在一个大树後，观察随后发生的一切。

根据安包探的报告，老闸捕房在青年学生们带领的人群到达老闸捕房大门之前，拉开了两道警戒线。第一道由60名包着红头巾的印度锡克巡捕组成，他们在一个英国副巡官的带领下，在距离大门20米的地方，手持步枪，排成一条半弧形的警戒线；第二道警戒线在第一道後面10米处，由30名揸枪持刀骑在马上英籍骑警组成。老闸捕房是唯一有马厩的巡捕房。现在，所有能出动的马匹全部从马厩拉上阵。马匹们在原地踢踏路面，发出不耐的低喘。

一个红脸蛋、短胡子、佩手枪的英国巡官骑在一匹棕色的土耳其马背上。他勒着马头，从大门出来，越过第二道和第一道警戒线，迎向队伍人群。警戒线上的巡捕们一动不动，仿佛大门前的摆设。

人群队伍在为首的学生就要碰到英国巡官那匹骑马的马鼻时，刷地停了下来。失去脚步声的街道安静得可怕。

英国巡官举起戴白手套的手敬个礼，用憋脚的中文问：“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要求老闸捕房立即释放‘内外棉’罢工代表。”站在最为首的一个非上海口音的学生用半条街都听得清的音量说。

“他们是‘内外棉’控告的嫌疑犯，会审公廨审判之前，老闸捕房无权释放他们。”

“‘内外棉’资方枪杀罢工代表，老闸捕房为什么不拘捕他们？”

“老闸捕房没有收到拘捕他们的传票。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堵塞交通很不好，回去听候会审公廨的判决吧，你们的朋友如果无罪，会很快获得自由的。”

“我们已经等待太久了，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再说一遍，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堵塞交通妨碍公务很不好，回去吧。”

“今天不释放罢工代表，我们坚决不走！”

“坚决不走！”“放人！”“放人”。。。安静的人群里突然有人带头喊口号，更不知是谁带的头，整个队伍重新开始向前移动。

英国巡官勒转马头，向後移动。人群队伍向前移动，逼近第一道警戒线，口号声越来越响。

英国巡官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第一道警戒线上的巡捕们跟着朝天开了一排枪，火药味和蓝色的烟雾弥漫老闸捕房的大门。

枪声像一阵惊雷穿透人群的心房，虽然没有人中弹，但是人群队伍里有人趴下，有人跌倒撞翻别人，有人后退踩痛别人，有人扔下横幅，有人惊叫，有人咒骂。一瞬间，塞满整条街的几千人的队伍似乎陷于溃散。

但是，大门前的蓝色烟雾还未散尽，人群里有人重新举起横幅高喊“大家不要怕！巡捕放空枪！”“放空枪！”“不要怕！”。。。已经跌倒的人纷纷站起来，已经後退的人重新回到行列，队伍重新聚集起来，再次向第一道警戒线移动。

英国巡官又向天空举起手枪。

正当这时，一颗石头从人群队伍里沿着抛物线的轨迹飞来，砸在英国巡官的土耳其

马的额头上，马受惊高高踢起前腿，差点把巡官摔下马。几乎同时，多颗石头、钢珠飞向第一第二道警戒线，砸在巡捕们的脸上、身上。最要命的是，英国巡官在挣扎不让自己摔下马的时候，不幸又触动了手枪扳机。

那个非上海口音的领头学生应枪声倒下，鲜血从他的额头喷出。

警戒线上的巡捕们认定英国巡官的射击是下令开枪，纷纷依样向人群射击。

枪声像劈柴一般干脆，压倒更多的石块和口号。人群突然意识到巡捕们真的朝人体开枪了，队伍开始向四处溃散。巡捕们冲出警戒线，抓住一些刚才还在扔石块或用弹弓射钢珠的勇敢分子的颈背，使劲把他们往巡捕房里拖。

原来挤得人头满满的街面很快出现许多空间，空间的地面上散落着各种鞋子、抛下的帽子、丢下的横幅、挨了枪弹逃不动而正在哀号的伤者，和十几具正在流血的尸体。人们失魂落魄地喊着，奔着，你挤我推，退向贵州路和南京路的交汇处，再从那里分成两股，一股流向南京路，一股流向西藏路，像退潮时的潮水那样消失。

站在街两边看热闹的过路人，加入逃散的队伍，使退潮的人数远远超出涨潮时的人数。那个站在皮鞋店门口的时髦老板娘，急急忙忙吆喝伙计：

“吓煞人啦。快，快，把门板装上！不做生意啦！”

那个穿西装的洋行职员模样的过路人离开时扔下一句话：

“我早晓得要出大事体！”

整条街再次陷于寂静，直到远处传来尖锐的救护车的鸣叫。那是仁济医院收到老闸捕房的电话後，派遣四辆救护车，来将伤者和死者运走。

黄昏时分，工部局卫生委员会和交通委员会派来清洁工和养路工清理现场。安包探出现在他们中间，监督他们把拾到的横幅、纸片、石块、钢珠，作为证据统统收集起来，归老闸捕房保管。

晚上，南京路上的路灯跟平时一样璨烂明亮。但是路灯下的窗户却是黑洞洞的，大

门紧闭，行人稀少，车辆绝迹。十字路口，可以看到一个持枪站岗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下半夜，镰刀般的弯月出来了，月光照着有轨电车的轨道，照着寂寞的高楼，照着陆战队士兵步枪上的刺刀。

远处走来两个人。一个是老闸捕房的安包探，一个是提着浆糊桶的巡捕房工友。安包探指挥工友将一张告示贴在卡尔登舞场的大门口。那是一张驻沪英国海军陆战队、公共租界巡捕房联合拟定的戒严布告，上面写着：

“近日，租界内频发暴乱事件，危害警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故从即日起，如无预先申请获得允准，禁止一切上街聚众之行动。每晚10时至清晨5时实施宵禁，除紧急医疗需要，在此期间不得出门上街。有违上述禁令者，巡捕房有权予以拘押。”

第二天早晨，这样的佈告出现在租界多处热闹的地段。宵禁打击了娱乐场所的生意，像寒风一样波及其他行业，普通市民的消费意愿一落千丈，五月三十日下午发生的枪击流血事件成为普通市民最热门的话题。同样的故事被一遍一遍传播，每次传播都加油添酱地夸大细节。

到底是谁导致了这场流血事件？是领头的学生？还是纱厂工人？还是“内外棉”的日本资方？还是老闸捕房的英籍巡官？谁也说不清楚。讨论这个话题的热情，就像酵母碰到热气，越涨越高。对于英国人长期主导租界事务怀有妒忌之心的人在兴灾乐祸地偷笑：英国佬，这次看你们怎么收场。对于安步就班生活习惯了的人，他们忧心忡忡，惧怕事件进一步扩大，影响他们在租界安居乐业。亲友中经历这次事件并且蒙受伤害的人，他们的头脑里充满愤怒、困惑。

几天後，各家报纸公佈了枪击事件里死者的身份：一名上海大学学生，一名同济大学学生，一名南洋附中学生，一名电话局接线生，一名东亚旅馆厨工，一名洋行职工，一名新世界娱乐场职工，一名电器公司职工，一名包车行车匠，一名琴行漆工，一名裁缝，一名味香居餐馆的伙工，一名商贩。

上面这份死者身份的公布，没有帮到平息事态，却给市民们一个有份量的证据：一切已超出“内外棉”日商资方和工人之间的争端，演变成整个租界的华人中下层各界跟租界当局的对立。

几家有学生受流血事件牵累的学校开始罢课要求巡捕房惩罚开枪的巡捕、释放因事件被捕的人们。罢课的学生走上街头，劝说商家罢市。

一些因宵禁生意受到影响的娱乐场所，不满租界当局的戒严措施，抱着反正晚上已经做不成生意的心态，首先同意罢市。接着，一些有职工或亲友在枪击事件中受害、受伤、被捕的商家加入罢市。这样就造成一条马路上部分商家的罢市，而部分商家罢市，通过那条马路商家联合会的组会原则，自动扩大到整条马路的商家罢市。所谓马路商家联合会就是每条马路上各类商家自己组成的街坊互助组织，这类组织以商家店铺为基础单位，以中小商人为活动主体，组会原则是防疫、防火、防盗、同进同退、守望相助。这种马路商家联合会在租界有60余家之多。

罢市毕竟难得发生。为了避免好奇心强的租界市民上街围观罢市，造成成群结队，触犯不得随便聚众集会的戒严禁令，罢课的学生们拿着上书“维持秩序、切勿暴动”的小白旗在街上巡逻，劝散不时出现的围观市民。在罢市漫延的日子里，幸运地没有发生更多流血事件。

多条马路商家联合会造成的罢市，让原先在屡次冲突中充当调解角色的上海华人总商会，立场起了根本变化。各条马路商家联合会的很多成员都是上海华人总商会的基本成员。上海华人总商会的首脑成员听取基本成员的要求，感到再也当不成中立者的局面已经不可逆转的形成。

六月七日，也就是发生流血事件的一周以后，成群提着浆糊桶的罢课学生走上街头，他们在每张巡捕房颁布的戒严告示旁，张贴一张由罢工组织、罢课组织、上海各马路商家联合总会组成的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提出解决当前事态的四项先决条件和十

三项正式条件。

四项先决条件内容扼要如下：

- (一) 宣布取消戒严令；
- (二) 撤退海军陆战队；
- (三) 释放被捕人士；
- (四) 恢复公共租界戒严前的原状。

十三项正式条件内容扼要如下：

- (一) 惩除开枪的凶犯；
- (二) 赔偿各界的各项损失；
- (三) 英日政府出面道歉；
- (四) 撤换工部局管理治安的官员；
- (五) 保障华人在租界的出版言论集会自由；
- (六) 优待工人；制定工人保护法；
- (七) 各级巡捕一半应由华人充任；
- (八) 撤销码头捐、印刷税、交易所领照案；
- (九) 制止越界筑路；
- (十) 收回会审公廨；
- (十一) 工部局董事会由外人、华人共同组成；
- (十二) 要求取消外国领事裁判权；
- (十三) 撤退驻沪英日海陆军。

上述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发表两天後，六月九日，日本政府宣佈，为了保护侨民，派遣日本海军陆战队抵沪，入驻虹口地区。

那些天里，作为工部局长期聘用的法律顾问，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忙得不可开交，

经常通宵达旦灯火通明，对付雪片般飞来的各种控告工部局巡捕房滥用武力的案子。

有一天，容定去上班，却发现事务所里出奇的安静。已过中年的办公室主任露辛达告诉他说，所有西籍合伙律师都被突然招去英国总领事馆开会。

“什么会？”

“没有透露。”

DRAFT